

筆新樓樣無

著者ハ



新間天地社

自序

抗戰勝利歸來，業已一年餘，檢點這八年歲月，慚愧得很，除了喫了幾年平價米，跑了西南幾省外，說不出還有什麼貢獻，或什麼成就。聊以解嘲的，恐怕祇有「參加抗戰」堅守新聞崗位而已。

一個人最好的 段歲月（卅歲到卅七歲），一個最偉大的時代，就那麼渾渾噩噩地度過，實在是夠悲哀的了。

前幾天，偶爾翻閱從重慶帶回來的舊書箝，發現其中有許多妻爲我從各日報期刊上不完全地剪存下來的一部分舊稿，文人積習，敝帚自珍，雖是一時之作，現在已成明日黃花，但就紀念此偉大艱巨之聖戰鱗爪和個人過去生活之回憶而言，我還是有偏愛的。

廿六年八月十一日我從東京回上海後（廿七年四月離開上海去香港）直到卅

四年九月五日從重慶飛回南京，整整八年零半個月，從外勤到內勤，不是在荒山野樹槍林彈雨的前方，就是午夜昏燈下一稿子，在潮濕霉悶的防空洞裏（排字房）看拼版。新聞記者的工作生命是短促的，在中國是一天，在英美僅幾小時，有幾個讀者知印緬戰場的消息是怎樣採訪得來的？有幾個讀者知道在大轟炸下重慶的報紙是怎樣編成的？這些工作者是沒沒無聞，而這些工作的生命，可哀的是第二天也就消失了。

八年零八個月，正如其他同業一樣，工作的紀錄就在那堆破爛的舊報紙上，也許在糊牆，也許在包花生米；而這裏却還留下這些工作之外的一點雜筆，並且把它印出來，我是在甘於接受自己的諷刺哩！

至於「無梯樓」的名稱，是有一段來歷的，原來我的重慶居所，是一座依山沿馬路建築的舖面房子，房東爲了經濟地位，二樓進出不走舖面，利用後面的山坡上下，所以是樓而無梯。這種建築所表示的意義很多，將啓發我們一連串的聯想罷，不幸也不是不幸，我却做了它的主人，在今日即在未來，我還是對它十分懷戀的，因爲我不能忘去那一連

串的聯想。

猪肉的恐慌，大隧道案，黃金舞弊事件，節約用電公共汽車站排隊望龍門攬車，凱旋門落成，轟炸，參政會，復興關與中央訓練團……生活搏鬥，生存搏鬥的種種畫面，在山城度過那些受難日子的人們該在記憶中很新鮮罷！上一代罪孽深重，禍延我們，今日由我們咬牙切齒地在償付。我們哩？我們有沒有想到下一代呢？

我戰慄，好像現在還住在那座無梯的樓上一般，鱗比櫛次擁塞在山坡上的草棚茅屋隨時可起火，封鎖了進出通路，而跳樓是時刻在準備着的哩！

目次

自序	一
新場小札	一
小木屋生活	五
我們的娛樂	一一
鄉下人和城裏人	一六
穆時英之死	二〇
轟炸	二八
復興開迴憶	三四
德英	四七
蘇起狼	五一

鐘樓上的人

五四

床上

五六

夜霧

五九

投火

六一

新春記事

六四

懷念香港

六八

夜流想(三章)

七三

病院行走

七六

一瘤萬金

八〇

杏花春雨江南

八四

吸煙雜話

八八

今天的面孔

九三

憶魯少飛 九六

甘地的一天 九九

『蛻變』與『安魂曲』 一〇四

沈鐵如畫展 一〇八

『誰無兒女』 一一二

『電子姑娘』 一一六

『龍與巨怪』 一二〇

『在甘地左右』 一二三

四大名將 一二五

西南角落寄郵 一三四

一羣墨魚們 一四五

我從香港來 一五二

不 存 在 與 存 在

.....

一五六

馬 白 汎 邊 界

.....

一六二

新場小扎

姚葭：

離開貴陽時，一上了郵車，便決定當晚到達桐梓時爲你寫一封信。這次雖然只有兩個月的闊別貴陽，但我在那樣的一種複雜情緒中離開。我是打算在這一天寂寞的旅途中，冷靜地前思後想一番；再則，我實在也不免懷念每日要和讀者見面的——「前路」。想不到我在這個時候（二十一日清晨七時）爲你寫這封信，想不到在這個地方（在花秋坪山脚下，一個屬於桐梓縣的小市鎮叫做新場的茶館裏）爲你寫這封信，然而，我還能爲你寫這封信，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真是托祖宗神靈的庇護了。老實告訴你，我和你所知道的社長夫婦，張其昀先生一千人，都是死裏逃生，絕處逢生。

事情是這樣的：

十九日晨八時三刻自貴陽開車，如行程規定，當晚七時許抵桐梓，宿招待所，一切很

舒服，很順利；第二天，二十日趕到郵局車站，問題多起來了，反正都是些人事上的問題，這里且不去談它，直弄到十一點鐘，才找到一個代理的司機成行。這位司機的技術。他上車駕駛幾步，我便捏着汗，担心了；果然，下午一點零五分，車子下了花秋坪，到一座叫做苦節山（這個山的名字頗有意義）的轉灣處，就是那麼一秒鐘，整個車子四脚朝天，摔在路左的一丈幾尺下的一片水田裏。當時，我，社長，還有中大的一位劉克剛先生，整個被郵包壓在最下面，水田裏的水，不停地滲進來。張其昀先生首先出險。我拚命用力也撼不動身上所積壓的郵包，只有像金蟬脫壳似的從郵包中縮出來，因為我的兩隻腳還在外面，沒有東西壓住。當時，我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翻車形式，我怕還有繼續的危險，所以只有一個念頭，需要在極短時間內脫出來，大概是三分鐘的掙扎（也許還沒有），我已出險，我看見社長和那位劉先生還被壓住。呻吟着，社長夫人喊：亞明，亞明！我就拚命搬郵包，不知是那裏來的那麼大的氣力，大概也是一兩分鐘罷，劉和社長都被我拉出來了。

出險以後，這一支狼狽的行列，你是不難想像的！破皮傷骨，腰痛背疼，那是必然的現

象，幸而沒有一個人死，也沒有一個人重傷。假使那輛郵車沒有車頂呢？假使在花秋坪就翻下來呢？假使翻了車就燃燒起來呢？假使車上那個油桶摔在我們頭腦上呢？那都是不堪想像的了。

對於這次危險的遭遇，似乎大家都有一種達人知命的觀念，我們也不願咎責交通當局，我們了解這決不是出於他們所願意的，但疏忽的過失，是他們所難辭其咎的。

我個人並不把這件事認為何等嚴重，也不發生甚麼千頭萬緒的感想，生命的出現和消滅，很自然的，既然很自然，聽其自然好了。比如，我就說不出這次未死且未傷的道理，在甚麼地方有一點，那就是死的感覺，死的滋味，將來如有人問我，或談起這個問題來時，我可以根據經驗告訴他：那是渾渾噩噩，飄飄然，沒有感覺的。絕非如我們平常所想像，非常恐怖，非常痛苦。

這些且不去談了，至於我們幾時才能到重慶，截至現在為止，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在這個小茶館裏等待桐梓的救濟車，且讓我再利用這點時間，和你談些往事罷。

你也許還憤慨於十四晚的一幕，假使如此，我勸你把精力用在其它地方罷。你知道，我是那晚被指定爲「上十字架的人」，可是在人的關係上，我暗暗只是可憐那些叫囂跳躍者的愚蠢，「他們是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甚麼」的。

打擊，阻撓，是一種動力，它幫助我們更前進，更奮鬥，這是我們一向服膺的一種信念，其實這又是歷史教訓所告訴我們的。

高爾基十二歲在伏爾加河上，一個船廚司叫做史默利的對他說：『你不能強迫你自己憐憫；不能說假話，這是不對的，你懂得我的話嗎？你不要學做海蜆吧，還是保存你自己性格。』

願你我都記取這句話。最後，請你替我祝福「前路」的讀者！

卅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場的小茶館中 貴陽中央日報
註 「前路」係貴陽中央日報副刊的名字。

小木屋生活

姚葦，和你的副刊的讀者：

「沙場握筆心猶壯，

旅邸修書意轉賒，

愛把他鄉作故里，

郎君無冕我無家。」

上面這首詩是內子最近寫給我的，可爲我十年來記者生活的寫照。其實，當前我們中國人，有家的又能有幾個人？

求職，尋配偶，在重慶倒不是一件難事，而找房子是真會令英雄吁嗟，豪傑長嘆的。固然陪都的來往旅客不少，但老實說，大小旅館滿坑滿谷擠滿了的，三分之二不是旅客而是市民。這裏的建築，不像香港或廣州，有所謂「騎樓」，黑夜可以露宿，人們不向旅館裏

鑽，又向那裏擠呢？

我曾經住過兩個月旅館，那個時候，見朋友第一句話就是打聽房子，托找房子。當一個外勤記者的我，在重慶，成天上半城下半城在外邊跑，不是開會，就是參觀，訪問，不能說接觸不廣，眼線不多了，甚至我請求過警察局局長，拜托過保甲長。有時我還沒有開口，朋友就先就拜托我了，弄得我啼笑皆非。新民報社長陳銘德說，假使你和這個人有仇，最好請他代你找房子。陳係四川人。現住江北（嘉陵江北岸，）連他都毫無辦法。所以無怪前次姚蘇鳳在新民晚報上寫了一篇近於哀告的求屋文，而一萬多讀者毫無反響。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天下事有許多也全靠機緣的，就在我這全部絕望而準備長期住旅館的時期，一個朋友介紹了我一處房子。這就是我現在住的小木屋。你到過重慶，當知道枇杷山飛來寺，蘇聯大使館所在地罷。這座木屋（五面是木板，前後左右上，只有下面是泥地，）就坐落在枇杷山的山坡上，大小等於銅像台（貴陽中心市區）出賣航空獎券的亭子四倍，居高臨下，交通便利，所缺憾者，是天雨漏水，濕氣太

重，以及沒有電燈。這樣的一座小木屋，房租是每月二百五十元。偷竊之風大爲流行，前一個星期警察局還破獲一個有組織的偷竊團體，其領袖曾任某中學教員，某機關主任，他的太太現在還供職於某機關，我和內子早出晚歸，「家」又在那個荒僻所在，終日實在有點惴惴然的。你說，這個年頭，能被偷得起嗎？基於上面這些原因，所以住了一星期之後，又打算把他讓給朋友或退租，我們或乾脆的分「家」，各人住各人的職員宿舍了。

然而我們終於未這樣做，原因是很多的朋友警告，很多朋友羨慕這木屋。他們說，有人願以五百元一月來向你轉租，你讓出，將向何處再租到房子？

現在，我們在耐心地改造環境，修正它的缺點，因為我們又想到「夫天下之事，總難盡如人意……」的國父那軸墨寶。

聽得見蟲吟鳥鳴，看得見遠山近水，鬧中取靜，這座小木屋有它狷介自然的情趣，幾時你到市廛來，我們一定讓給你作行宮，相信你會發現它的好處而不致斤斤於它的缺點的。從好處着想，無論處世待人接物，是可以使自己樂觀陽氣的，你說是不？

其次，我要對你談一談出版界氣象。

出版界氣象

重慶的文化界，由於作家們集中，自然是非常活躍的。有一個時期，「處世教育」之類的書籍，銷路最好；以後則是劇本小說佔第一位，現在學術研究的風氣又旺盛起來。不過無論如何，具有新聞性的書籍，尤其是翻譯文字始終站在優勢地位。比如，常前美國小說界紅極一時的斯坦貝克（他的名作「憤怒的葡萄」我國已有胡仲持的譯本）的「月落」現在就有三種譯本——趙家璧的，劉尊棋的，和馬耳的。

所謂具有新聞性的書籍，比如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的「東京歸來」，義國前駐德大使戴維斯的「出使莫斯科記」，以及蘇聯名作家愛倫堡的「六月在頓河」，「英雄的斯森城」……等等，都屬於這一個範圍。

我也知道自從年前英駐德大使韓德森寫了一本「使德辱命記」出版後，英美的

出版界，頗流行於這一種路線，自然，我們也明白它或多或少具有宣傳作用的。所以，今後我們相信會繼續出現「巴黎日記」，「出使意大利，或西班牙，中國……」這一連串的讀物的。

讀者們的心理，顯而易見的是會歡迎這一類讀物的，因為這是時髦的對象，流行的問題，同時，大家又都存着一個希望能獲知一些外交祕密的念頭。何況，什麼又比戰爭更令人刺激？而國內的各種材料又比較稀少，傾注目光於譯本，自然是自然的趨勢了。於是，這類讀物便能不脛而走。

我在上面所舉出的幾種書當中，除去愛倫堡的那兩本報告文學的小冊子外，（第一因為原文為俄文，國內通俄文的人不很多，第二原文先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上發表後用專電將原文發到中國來，除去新華日報，他人得不到這種方便的，而且接到電報的翌日，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其它的英美書籍沒有一本不是兩三種譯本的。「東京歸來」有時代生活社和中外出版社的兩種譯本；「出使莫斯科記」有時與潮社和五十